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正月己丑

欽差大臣大學士署兩廣總督琦善奏竊琦善於本月十一日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本日據伊里布祁𡎺薄黃爵滋奏摺明夷情各一摺該夷既稱赴粵聽候查辦自應將定海退還全行起碇南返何以各船仍在浙省遊奕且聞其築城添礮淩虐居民是該夷面為恭順性實貪殘著琦善詰問該夷究竟是何意見儻仍驕恣逞刁其勢萬難就撫務即迅速先行奏聞一面加意羈縻仍遵前旨辦理等因欽此伏查該夷性實貪殘驕恣逞刁誠如

聖諭。萬難就撫。如祁寯藻黃爵滋原奏所稱。使彼失其所恃。威氣
日頹。奢心漸斂。然後專意通商。就我禁約等語。著湖查該
夷曾於乾隆五十八年。藉納貢為由。遣該國使臣。聲請准
其貨船前赴浙江甯波。珠山。及天津等處地方。收泊交易。
又請在京城另立一行。收貯貨物。又請給予相近珠山小
海島一處。使該國商人。在彼停歇。又請撥給附近廣東省
城小地方一處。俾得居住該國夷商。或准令澳門居住之
人。出入自便各等情。未蒙
允准。是其垂涎已久。奢心早萌。況現經占據定海。意在要求。故不
但不自思斂戢。且自探悉戢兵

諭旨後。一若有恃無恐。更肆譸張。尚未肯專意通商。而澳門羣夷聚處。本屬大洋。海面極寬。處處可通。虎門以內。又皆深水。一帆直達省城。拒守實難。又如伊里布片奏所稱。該夷既不能占澳門分地。又不能在定海通商。則鋌而走險。勢所必至等語。查澳門已為西洋夷人世居之地。此時若遽欲抽撥。不但使西夷失所。恐致一事未已。一釁又開。且㕭夷現仗西洋夷人為之私售貨物。故亦從未有欲分其地之語。雖西夷亦屬狡詐。狼狽為奸。而陽奉陰違。究未顯露桀驁情狀。若將㕭夷亦做照此式懇恩另給一島。難保其不築臺建礮。聚夥屯兵。恐尚未必如西夷之

安靜。是以奴才尚在籌維。但求可已則已。至其船隻。現仍在浙省遊奕。此不獨浙省為然。即粵洋亦時有增添。蓋該夷本蠻夷之國。其現在國王。又係少年弱女。未能約束。任聽頭目用事。而其國惟以貿易為生。即其所謂宦途中。亦率多市儈。其船又不必本係師船。祇須於貨船中裝載礮械等物。即可為行軍之用。以是漫遊海上。隨處窺測。此該夷之實在情形也。今自奴才於本月初十日一面具奏。一面備文照覆後。茲於十四日又接義律回文。任意反覆。詞語益無倫次。妄誕不經。無非以打仗肆其恫喝。並稱交戰後。尚可再商。且又欲將其事諉之夷目伯麥。故另有伯麥文書

一件。𠹭以義律本為首禍之人。且其輾轉更替。亦無非意圖另易一人。又可另生枝節。是以置伯麥來文於不論。仍備文照覆義律。向其反覆開導。並告以交戰後文書例不接收。斷難轉顧再議。絕其妄念。惟該夷犬羊成性。舉止叵測。現又接水師提督臣關天培來函。據稱瞭見該夷船隻張挂紅旗。係其舉兵號令。其意果否止在恫喝。殊難逆料。𠹭惟有竭力督飭密防。一面遵旨加意羈縻。謹將𠹭照會義律底稿錄呈御覽。

照得本月十四日。接據貴公使大臣來文。均已閱悉。惟所

稱

御廷全無誠願了結之心。是貴公使大臣。尚未仰體

大皇帝仁慈之意。蓋設非

大皇帝憐念貴國。何以

特派本大臣爵閣部堂。前來查辦。今因貴公使大臣心地明白。且與本大臣爵閣部堂公文往還。從無齟齬。特再為詳晰言之。如來文內開。前任督部堂林鄧褫職一節。謂與貴國無涉。並稱如果承平了結。尚欲求請奏懇

恩宥等語。殊不思林部堂等奉

旨革職。已在貴國前來訴冤之後。

大皇帝以其辦理失當。降

旨罷斥。而其所辦者。即係與貴國交涉之事。豈得謂與貴國無預。

至於奏

宥之說。此係進退人才。自有

乾斷。非臣下所敢參議。即貴公使大臣求請代奏。本大臣爵閣部

堂。亦斷不敢上陳也。又所稱各如兄弟一節。此指外國與

外國而言。若

天朝則來者臣服。不來者亦不强致。各國歷有舊章。不待論也。

即貴國來此領事。嗣後不稱諭稟。將來事定。亦須奏明。何

莫非

恩出自

上。又如銀款一節。原係本大臣爵閣部堂代為籌措。然非

大皇帝特派前來查辦。又有何人代措如許之多。飲水思源。雖非

奉

旨准給。而亦

恩出自

上者也。又本大臣爵閣部堂前日回文。內所稱貴公使大臣。前次

公文。已允繳還定海之說。係指貴公使大臣。十一月二十

四日來文而言。緣貴公使大臣來文內。曾有一面具奏請

旨。一面預備撤兵。俟定海統已撤兵。方請開港等語。今貴公使大

臣來文內所稱。此間定約具奏。自奉到

諭旨後。一月以內。即可將定海繳還之說。係指十一月十九日來

文而言。此想係一時誤記。尚不甚關輕重。總之恭順須有

實跡。勢不能先辦事而後乞

恩。前經屢次備文照會。想貴公使身為貴國大臣。亦必明此事君

之大體也。至貴公使大臣本年之來。原因斷絕貿易。乞

恩通商。今辦理失當之大臣。業已奉

旨褫職。銀款亦經本大臣爵閣部堂代為籌措。通商之說。亦已允

為代奏。並准照前請於廣州之外。再行奏懇

准給貿易馬頭一處。通計已有二處。是不但可以照前通商。且較

從前之止准在廣州貿易。更多一處馬頭。則
大皇帝之恩典。已較未斷貿易以前為更優。而貴國之獲利。亦較
未斷貿易以前為更饒矣。乃貴公使大臣。尚不遵依照辦。
殊不思凡事不外情理。
天朝准令外國來此貿易。是為
大皇帝懷柔遠人。使其得以牟利。而
天朝亦有商民。若將各處馬頭。不論遠近。多與外國為市利之
場。則內地民人。又將從何營生。若强之使從。必至民心不
安。於貴國商賈。又有何益。且外國來此貿易。祇須生業興
發。獲利自厚。不在馬頭之多寡也。即如貴國之人。從前止

在廣東通商。利澤未嘗不優。況今允為代奏再給一處。則獲利已益多矣。如謂內地沿海居民。私通交易。固難保其必無。然要知現因貴國來此求請承平。是以概未禁絕。設其事終於不了。即當查禁。該奸徒等具有身家。亦自然不敢為矣。即或間有漏網。而事屬犯私。既無定章。又無行商。不過零星取攜。其大宗之物。能暢銷乎。況處處查拏。貴國又與何人交易。則甚非求承平圖久遠之計也。至如來文所云。照依兵法辦行。並稱相戰以後。再行商議等語。此誠貴公使大臣之於此事。尚未深思也。蓋本大臣爵閣部堂之來。係因貴國求請承平。是以煞費苦心。屢屢相勸。此不

獨爲

天朝計。亦且爲貴國計。蓋貴國前此占據定海。尚在未經許寬

以前。

大皇帝尚可寬容。我

朝臣民。亦或可原諒。今旣已奉

旨查辦。且經本大臣爵閣部堂。逐一代爲籌措。若貴公使大臣。再

行滋擾。則明顯不恭不順。彼時衆議沸騰。本大臣爵閣部

堂。卽欲再爲貴國籌辦。而勢有不能。所有措給銀款。酌准

一處馬頭。並照常通商。不用稟諭等事。亦必羣議爲非。遂

致全歸烏有。且交戰以後。軍民衆目共睹。文書例不接收。

又何能轉顏再議。得失易明。惟再詳思之。

硃批。婉轉開示。卿實費盡苦心。但此時勢。斷不能不加征勦。其他槪勿論也。

琦善又奏。竊𢀖於本日辰刻。將備文照覆𠯿夷。及該夷船業巳張挂紅旗等情。恭摺具奏後。隨續接水師提臣關天培飛報。𠯿夷各船。於十五日早間起碇。分股直撲虎門外沙角。大角。兩礟臺。礟火聯絡。折戧環攻。自辰至未。約計夷船共開有千餘礟。我軍奮力回擊。直至未刻。逮見夷人有落海者。適值潮退。該夷船始停礟火。現泊沙角大角夾間中流。彼此相持。大約次早潮長。必仍開仗。又有火輪船四

隻。直撲師船。我兵亦即回攻。無分勝負。該火輪船仍駛去。回泊該夷船邊各等語。伏查奴才自到粵後。臺次與該夷回文。均係溫言勸諭。即其所求各款。雖未能飽其無厭之慾心。然亦遜節饒有見許。乃該夷此次。於十四日遞到夷書。不候回文。輒於十五日早間直撲礮臺。其桀驁強橫。一至於此。議者猶謂固守藩籬。即足使之自困。或但許通商。即可就我範圍。其言是否足採。難逃

聖明洞鑒。現在該夷既敢先肆滋擾。則釁自彼開。已屬無可藉口。所有前件回文。自不應再行發給。查沙角礮臺孤懸海外。前恐兵力較單。業經添撥撫標兵二百名。駐紮東莞之陸

路提標兵二百名。預備防守。惟大角礮臺。近接南沙山一帶。誠恐該夷繞越山後。奔竄前進。現已飛諭水師提臣。查明。如應需添兵。即就距該處較近地方。指定營分移覆飭調。一面嚼令趕緊多備薪米火藥鐵彈等項。總期足數數月之用。以便拒守。其虎門係提督駐守處所。並有督派往協防之潮州鎮總兵李廷鈺。足資商辦。至距省六十里之烏涌口。前已調集舟師。於傍岸安營築壘。並又填石沈船。紮立木筏以堵竄越。業於本月初四日具摺奏報。現經署督標中軍副將祺壽。永靖營都司翟士亮等。督辦完竣。惟省城貼近城牆。均係居民房屋。礙難開礮。餘亦四面皆河。

無可安營之地。現亦就水中舊有礮臺。增兵防守。其有灘面者。亦一律安營。俾資水陸兼防。至浙江福建等省。㕔已於前月杪察看該夷情形日緊。誠恐別出肆擾。即經分咨

兼護閩浙督臣吳文鎔。浙江

欽差大臣伊里布知照。並囑伊里布就近轉咨江蘇省。一體密防。

琦善又奏。再㕔正在繕摺間。適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鈔奏知會。定海自夷船起碇後。其留浙夷兵。防守漸疏。已將礮位等械。搬運下船。迨至十一月二十日。復有夷船兩隻。自粵回浙後。遂有運械上岸。操兵製器難保懿律前此在粵稱病回國。不即潛赴定海等語。㕔復查懿

律據稱已因病回國。其自粵赴浙。雖海帆迅速。亦須在旬日之外。今夷船於十一月二十日。駛至定海。計其在粵起碇時。總在十一月初十日以前。其時琦甫經到粵。雖經委員前往。諸事尚未論及。果否允其所請。在該夷尚未得知。而乃先已撥船赴浙。其在粵則又備文佯允繳還定海。可見義律詭詐尤甚。先有成心。處處意存欺誑。琦原防其詐。故屢次發給回文。總言一面繳回定海。一面方為代奏乞

恩。係奉到

諭旨後。始得欽遵照辦。尚未墮其術中。即該夷前日欲求琦親往面談。未准所請。但令行文稟達。該夷又不肯指出欲面談

者何事。推測其心。亦難保不隱懷奸詐。今該夷既欲顯肆猖獗。據稱俟交戰後尚可再商。無非意存要挾。如該夷續[illegible]有所請。辦理實形棘手。等不勝惶懼焦慮。惟望

俯加訓示。俾得悉合機宜。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琦善馳奏。㗖夷現在情形一摺。逆夷日肆猖獗。必應痛加勦洗。該大臣接奉屢次六百里諭旨。所有本省官兵。自已早經調齊布置。湖南各省官兵。正月內亦可陸續到粵。著遵照前旨。奮力勦辦。本日又據琦善馳奏。逆夷不候回文。直撲礮臺一摺。據奏逆夷於十五日早間起碇。分隊直撲虎門外沙角。大角。兩礮臺。又有火輪船四隻。直撲師船。我兵奮力回擊。

無分勝負等語。逆夷要求不遂。朕早料其必須勦辦。此次覺自彼開。尤屬無可藉口。所奏拒守虎門。及於烏涌口堵禦。並增兵防守水中礮臺等情。均照所議妥為辦理。沿海各處。本日已由六百里分諭防守矣。又另片奏辦理棘手情形。現在事勢。惟有一力勦除。有何棘手之處。惟在該大臣相機籌辦。俾逆夷早日投首。以伸天討而建殊勲。即此後逆夷窮蹙乞命。斷不能再邀恩宥。該大臣亦不准代為奏請也。此次該夷受傷落海者。約有若干。內地官兵有無受傷之處。著一併確查具奏。

又

諭。前因暎夷情形桀驁。已飭令耆英等調兵防勦矣。本日據琦善

馳奏。該夷不候回文。直撲虎門開礮。我兵回攻。無分勝負等語。沿海各省地方。必須加意防範。著各該將軍督撫等。謹遵前旨。遴選弁兵。防守要隘。如有夷船闖入。即行相機勦辦。不可稍形畏葸。致誤事機。

署兩江總督裕謙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據御史石景芬奏。勦辦𠸄夷機宜一摺。逆夷包藏禍心。占據定海。江浙沿海隘口。悉心籌畫。何處必須防守。何處可以進勦。先事豫籌。密為布置。並遴選將弁。準備鎗礮。一俟廣東咨照。實在情形。即行相機堵勦。兵貴神速。計必萬全。務須一鼓作氣。聚而殲旃。儻事前不知籌慮。臨時坐失機宜。朕惟伊里布。裕謙是

問。恐不能當此重咨也。欽此。臣查西洋諸國。惟利是視。但知貿易。無他技能。唊咭唎本係西洋微賤之國。為各國所役使。迨至
國初。始漸强富。恃其詐力。將各國貿易馬頭。逐漸占據。抽收各國貨稅。以養兵卒。然其為治。仍以資本之多寡。營運之善否。技藝之巧拙。以為進身之階。陞遷之途。並無禮樂刑政。亦不爭城略地。自在廣東通商以來。因見歐羅巴等國。有澳門馬頭。凡有貨物。皆運貯澳門。俟內地行商。前往交易。其往來關稅。皆行商完納。與歐羅巴等國無涉。若該國貨船。則停泊黃埔。自行納稅。既羨歐羅巴等國之得免關

稅。又恥出歐羅巴等國之下。垂涎澳門定海廈門等處。欲

圖效尤。已非一日。請在內地設立馬頭。亦非一次。今則籍

口於斷其貿易。乘我不備。占據定海。以遂其初志。儻不早

為收復。則該夷貪詐性成。得步進步。又將覬而之他。是以

臣前有乘此天時地利人和。浙江必應速戰。收復定海之

議。今該御史所請合力攻勦。洵為破的之論。而所稱修造

戰船。買雇民船。與之水戰。臣竊以為尚非萬全之策。蓋彼

之船寬有三四五丈不等。長有二三四十丈不等。厚有尺

餘。較我兵船。及閩廣大號商船。均大至倍蓰。此不可恃者

一也。彼之船布篷鐵錨。機關便利。在大洋之中。行止甚速。

隨處可以寄泊。我之船著淺木碇。在大洋必須擇地而泊。此不可恃者二也。若欲易造船隻。不特曠日持久。緩不濟急。且無此等木料。此等機巧。即使船能造成。而乏駕駛此等大船之人。此不可恃者三也。該夷終年在船。與海相習。其占據定海。又逾半年。附近之形勢沙礁。皆已熟悉。我之兵船。向皆畫地而巡。即商民船隻。亦俱各有一定貿易口岸。邊地弗良。此不可恃者四也。彼之礮安於船內。兵亦藏於船內。我施鎗礮。彼有遮護。我之礮設於船頭。兵皆立於船上。彼施鎗礮。我無遮護。此不可恃者五也。有此五不可恃。不得不籌舍水就陸之策。以我之可恃。攻彼之不可恃。

如臣前奏所云。四無可慮。六不可緩者是也。迨定海既復。沿海各省。再用御史蔡家玕所陳剋制之法以制之。該夷進退失據。水米無資。未有不窮蹙乞命者。至該御史所指海口內如象山。觀海。乍浦。海門。蒲門等處。皆係浙江口岸。是否亦可進兵。應由浙江

欽差大臣伊里布相機辦理。其陳錢山。雖為江浙門戶。而孤懸外洋。四無援應。止可為巡哨之所。不可為駐兵之地。崇明為江蘇至險。蘇松鎮屬水師三千餘名。全標駐紮該處。僅能自固其圉。是以前此督臣伊里布奏派蘇松鎮總兵田松林帶兵前赴浙江。欽奉

諭旨。飭令田松林回守崇明。即預備赴浙之水師二千。亦未調遣。
皆因江蘇洋面平行散漫。水師額數不多。祇堪自守。不敷
會勦。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勿庸贅述。總之定海不可不早為收復。而收復之
法。非潛師暗渡。守據險要。出奇擣擊。別無善策。沿海各省。
舍堅守口岸。多用小船。預備火攻。斷其接濟。亦無良謀。臣
業已飛飭各營挑選精兵三千餘名。又會商將軍佈勒亨。
挑選八旗勁兵一千名。勤加操練。以備調遣。一面咨商浙
江
欽差大臣伊里布。一面前赴蘇州省城。等候伊里布回文至日。即

調集官兵。選派將備。由臣親自帶領。馳赴上海。會同

提臣陳化成。相機辦理。以仰副

聖主乂安海㝢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裕謙奏戰守機宜一摺。據奏收復定海。宜潛師暗

渡。守據險要。出奇搆擊。沿海各省。宜堅守口岸。多用小船。豫備

火攻。斷其接濟等情。已有旨由六百里諭知伊里布矣。本日據

琦善馳奏。𡁱夷不候回文。兵船直撲虎門。礮臺業經降旨令其

相機剿辦。並諭知伊里布攻復定海。及沿海各處。一體備防。江

蘇逼近浙江。所奏調集官兵。選派將備。親自帶赴上海。會

同提督相機辦理。均即照所議。迅速辦理。並著該署督預為揀

選。或提督或總兵一員。酌撥兵弁一二千名。如浙江有應行援應之處。一面飛速調撥。一面奏聞。

又

諭。本日據琦善馳奏𠹭夷現在情形一摺。逆夷日肆猖獗。膽敢直撲虎門。轟擊礮臺。計惟痛加勦洗。前有旨諭令伊里布。不必俟廣東照會。將自粵回浙夷船。及留屯定海逆夷。相機勦辦。該大臣接奉後。自必欽遵辦理。現在鎮海防兵。將近萬人。兵力不為不厚。前諭招募水勇。計已趕緊妥辦。現當北風司令之時。該大臣務當一鼓作氣。乘時進發。或潛師暗渡。或據險出奇。相機制勝。克復定海。以奪該夷所恃。萬勿觀望。坐失機宜。本日又據裕

謙奏陳戰守機宜。已有旨諭令揀選武提督或總兵一員。酌撥兵弁一二千名。預備赴浙接應。如必須調遣。該大臣即一面檄調一面奏聞。總之兵貴神速。趁此時相機進勦。使之不能首尾相顧。是為至要。該大臣公忠體國。諒能勉副朕望也。琦善摺片。裕謙摺。均著鈔給閱看。

庚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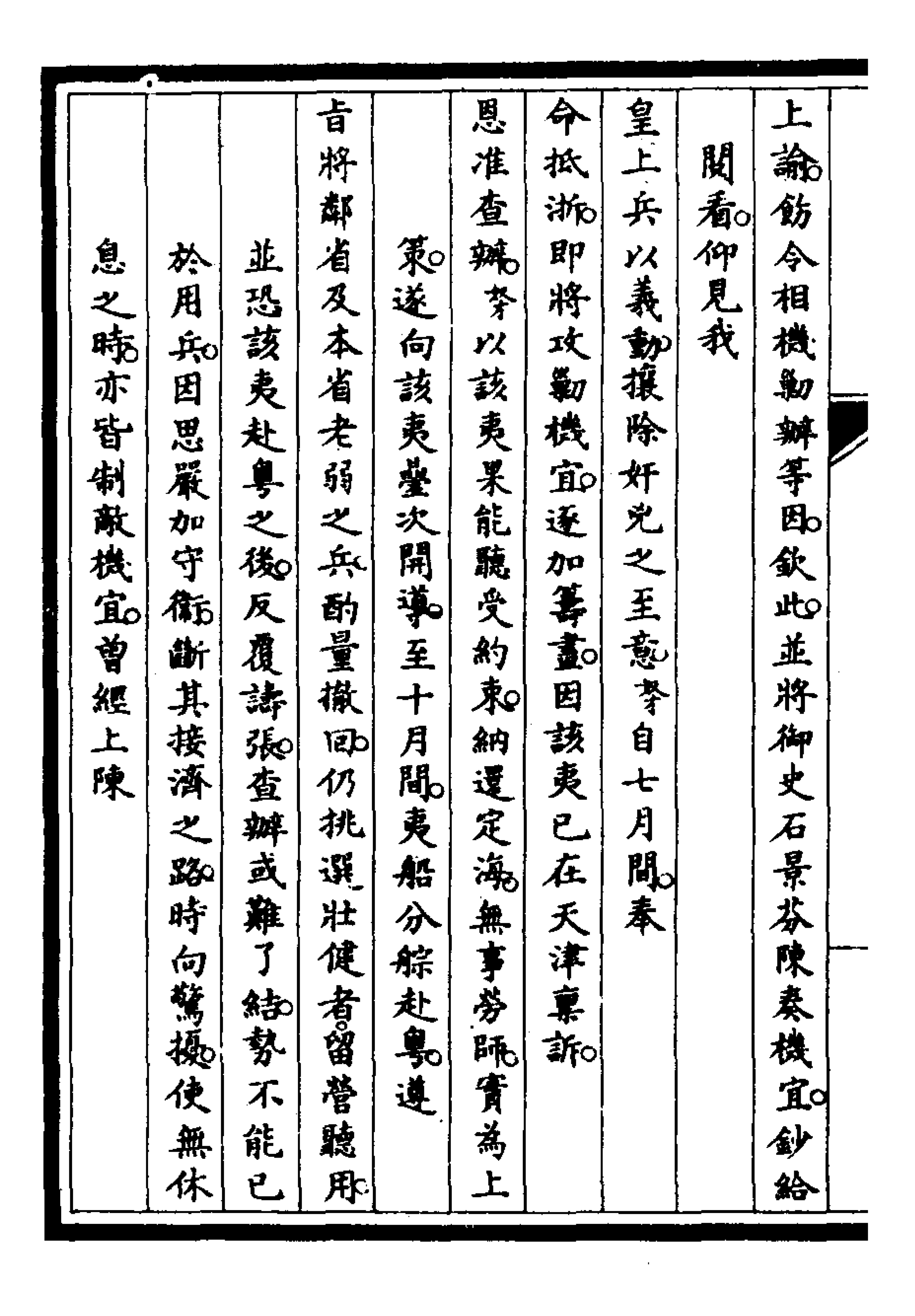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暎夷在粵強橫。設經被挫。必又來浙滋擾。防堵之法。不憚精詳。浙省自該夷占據定海以後。即經飭令各地方官。在海口堆貯沙袋。築砌土堡。藉資堵禦。臣伊里布因恐有應

行整頓添建之處。又經委員馳往勘辦。並於附奏歷次查
辦緣由摺內。逐細陳明在案。至鎮海縣為全浙門戶。而招
寶金雞兩山隔港對峙。又為鎮海藩籬。險要本屬天成。布
置尤須嚴密。查招寶山舊有威遠城一座。由來已久。現已
屯兵列礮。惟城在山巔。高出海面百丈。儻夷船駛近。我兵
之礮。憑高下擊。尚恐不甚得力。臣等會同勘視。擬於山下
南首海塗之上。排釘木樁。中留空隙。用竹簍盛貯碎石。壘
砌為基。上堆沙袋一道。安置礮位。如遇夷船駛近口門。用
礮轟擊。無難卻退。又該山西面山腳。與縣城東北角外之
廖舌嘴山腳相對。其中空缺之處。名為鈞金塘。外臨大海。

業已設有木城。今擬於木城之外。一併照前法堆積沙袋。空隙亦設礮位。使該處多一重障蔽。較為周密。其金雞山業已設兵駐守。並經排列礮位。洵足與招寶山互為犄角。惟該山舊未設有城垣。弁兵無以自衛。現亦擬加築土牆。俾防守者有所依庇。庶不致臨敵驚惶。至於二山之內。即屬內港。前於港口之攔江埠等處。購買商船。沈入港中。港面又排列船隻。以防該夷之衝突。惟沈船尚少。而排列之船。又係浮動之物。誠恐尚難抵禦。現擬於港內暗釘木樁。兩岸沙塗之上。亦將竹簍裝貯碎石。作為礮臺。庶於守險之法。更為完密。已飭令該府縣購料雇夫。趕緊興辦。並令

甯紹台道尚開模會同經理。其沙袋土牆。均令倍加寬厚。以夷礮不能陷入為度。至臣伊里布前此委員赴各海口查勘。現亦據勘明稟報。惟鎮海所屬穿山所。最為緊要。該處距定海之道頭。僅止五十餘里。夷船直可抵口。擬添土牆二道。又穿山所地南之霩衢所。為象山必由之路。時有夷船游弈。亦擬添土牆一道。以資屏蔽。此外各處。或擬添設礮位。或擬建造營房。庶防範益昭嚴密。臣等亦飭分頭趕辦。並因穿山所近接定洋。地當要害。飭令護理衢州鎮總兵福禧帶兵至彼鎮守。以示控制。

伊里布又奏。竊查於本月十九二十一等日。疊奉


上諭飭令相機勦辦等因欽此並將御史石景芬陳奏機宜鈔給

閱看仰見我

皇上兵以義動攘除奸宄之至意等自七月間奉

命抵浙即將攻勦機宜逐加籌畫因該夷已在天津稟訴

恩准查辦等以該夷果能聽受約束納還定海無事勞師實為上

策遂向該夷疊次開導至十月間夷船分䑸赴粵遵

旨將鄰省及本省老弱之兵酌量撤回仍挑選壯健者留營聽用

並恐該夷赴粵之後反覆譸張查辦或難了結勢不能已

於用兵因思嚴加守衛斷其接濟之路時向驚擾使無休

息之時亦皆制敵機宜曾經上陳

聖聽。一面即請添鑄礮位。並密探定海道途。以為出師之計。迨十一月下旬。接有廣東來信。知該夷在粵未能馴順。即將擬撤未遣各兵。仍留防守。及奉到

諭旨。飭粵省預備攻勦。並令奴才嚴加防範。奴才以定海為該夷所占。如有隙可乘。亦應相機收復。又經奏請飭調皖楚等省勁兵。來浙遣用在案。是奴才任事以來。無日不作出師之想。特以浙省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兵不知戰。先宜固守疆圉。方可密圖攻勦。而攻勦之策。仍應遵奉

訓諭。不於深水大洋與之接仗。奴才與提臣余步雲再四籌商。惟有從間道潛師襲取。方能有濟。查夷船多在縣城南面之道

頭地方停泊。其東西北三面。羣山環繞。若翁山。雙髻山。鼓吹山。沈家門山。碇礁隘。岑港山。螺峯寨。統稱舟山。皆係通達縣城之陸路。現惟岑港沈家門二處。有夷船泊守游巡。此外均屬有路可尋。至舟山隔海之山。腹背相裏。各島皆在層山層海之中。山則極其高大。海則均屬港汊。夷船不能駛入。惟漁艇可以往來。現在密為偵探。海面何處可以潛渡。間道何處可以直入。又島民恨夷切骨。志切同仇。其義勇可用者若干人。糧餉可撥者若干家。柴草可購者若干船。亦皆密為部署。一俟礮位鑄全。大兵齊集。即挑選精兵。統以膽識俱備之將。但用漁船扮作島民。出其不意。駛

入山梟。分為兩隊。一隊由北登陸潛進。一隊用小舟裝載

柴薪。由僻港轉至道頭。縱火齊發。夷船之在道頭東南者。

一經被熱。則西南各船。起碇需時。可以連檣燒燬。而道頭

之火既起。城內之夷必驚。我由北登陸潛進之兵。從山上

壓下。奮勇截殺。亦可盡殲其衆。其縣城之南。仍調派大兵

於隔海施放槍礮。虛張聲勢。則道頭以外之夷船。勢當驚

竄。不能復顧縣城。定海即可收復。此等暗為探訪。預擬破

敵之謀。惟現在礮尚未齊。兵尚未集。海道猶須確探。梟民

猶未深信不疑。成算雖已在胸。相機尚難冒險。是以陽示

鎮靜。以期該夷驕情懈弛。然後乘機下手。至御史石景芬

所奏各情。多係水戰之策。以我所短攻彼所長。未為得計。
其所指餘姚。乍浦。各海口。多非出兵之路。至稱調江省水
師在崇明陳錢遏為聲援。今台温之兵截其奔路等語。或
無虛聲之益。或昧窮寇之追。應毋庸議。
伊里布又奏。再奴才前請添鑄八千等斤大礮。已蒙
俞允在案。查鑄造礮位。各項鐵斤。俱可應用。惟紫板鐵尤為堅韌。
前經委員至江蘇採買去後。茲據總理軍需局司道稟稱。
紫板鐵。蘇省亦屬稀少。前此浙省製造鐵礮。業經陸續買
回六百數十擔。各牙行均已罄盡。委員無從採買。惟查寶
浙局現停鼓鑄。局內共存滇銅洋銅一百數十萬斤。並未

需用。若以之鑄礮。既屬便易。又能堅朴。似較妥善等情前來。笒查銅質之堅。遠過於鐵。既無炸裂之虞。且詢之工匠。據云六千斤之銅礮。足抵八千斤鐵礮之用。是銅礮較鐵礮。更為便利。現在紫板鐵既採買維艱。而省局存銅。又甚充足。自應先鑄銅礮數十位。以濟急需。已飭令將銅斤趕緊解鎮鎔鑄。並因聞知閩省礮匠。係告養都司顧得明所教。甚為熟練。該省各礮。業已竣事。又經飛咨護閩浙督臣吳文鎔。將該都司及教出各礮匠。一併飭令來浙。協同浙匠鑄造。以期迅速完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等馳奏。鎮海堵禦事宜一摺。據奏

於招寶山下南首海塗及攔江埠等處釘樁貯石並於相距定海道頭五十里之穿山所等處添建土牆以資屏蔽等情所辦均合機宜著即照議趕緊興築毋稍遲延又據伊里布奏籌備攻勦一摺據奏現已探明路徑密為部署惟礮尚未齊兵尚未集尚難冒險等語廣東現已開仗浙江必應進勦使之首尾不能相顧現在留駐鎮海之兵幾及萬人前據該大臣奏夷船自浙回粵留屯定海夷兵不過三千即續有自粵折回夷船為數諒亦不多當此北風司令之時順天時因地利用人和以順討逆以主逐客以眾擊寡不難一鼓作氣聚而殲旃必待礮兵齊集則逆夷兵礮難保不續有增添設使逆夷先行攻擊豈不讓

彼以先發制人之勢。該大臣既經成算在胸。即當出其不意。迅速進兵。務使定海剋日收復。夷船片帆不返。至所云漁艇密為偵探。畧民猶未深信。總當示以恩信。加之勸賞。志切同仇。自無難一舉成功。朕拭目以待捷音之至也。又另片奏先鑄銅礮數十位濟急等語。即照所議迅速辦理。

護理閩浙總督吳文鎔奏。竊臣接據

欽差大臣琦善咨稱。英夷狡黠異常。求索無厭。疊經派員往與面論。並備文詳晰開導。該夷始終堅執。所請日益增添。其兵目人等。遂以打仗恫喝。誠恐愈縱愈驕。勢不能已於轟擊。現已分別撥兵預備。一經交鋒。恐又必各路滋擾。相應密

速飛咨督率竭力防守。務保無虞。廈門一帶。並須留意等

因。伏查該夷狼子野心。難於馴服。既敢桀驁抗拒。自應痛

加轟擊。以彰

天威。惟閩洋居粵浙之中。最為衝要。茲定海尚未克復。粵東又須

用兵。該夷被創後。勢必逃竄入閩。是閩省沿海口岸。處處

喫重。而廈門為全省咽喉。關繫尤要。該處前次防兵。僅留

二百名。餘皆撤退。臣現在咨行水陸提鎮標營將前此撤

回之兵。仍應調往協防。撤去鄉勇。趕令設法團練。其餘各

要口。亦酌量添兵戍守。省城鑄就大礮。分別解往安放。以

資守禦。如廈門一有警報。臣當將巡撫篆務交福建藩司

瑞元護理。一面奏

聞。一面馳往泉州督辦。期無疏虞。至現在調兵練勇行裝口糧。已飭司籌款給發。不致貽誤。仍照例覈實報銷。不許稍涉虛糜。以重款項。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吳文鎔馳奏調兵練勇。嚴防海口一摺。逆夷日肆猖獗。疊經飛諭各省海口。加意防範。閩洋居粵浙之中。廈門為咽喉之地。尤關緊要。現據該署督。咨行水陸提鎮標營。將前此撤回之兵。仍行調往協防。散去鄉勇。趕緊設法團練。各要口亦酌量添兵戍守。省城鑄就大礮。分別解往安放等語。均著照所議迅速妥辦。該夷窺伺廈門。疊次滋擾。現在粵省既已

動兵。難保不復行竄入。一切堵剿事宜。著顏伯燾迅即馳往泉州督辦。其未到任以前。如有警報。即著吳文鎔親往相機辦理。

辛卯。

欽差大臣大學士署兩廣總督琦善奏。竊查前奏𠴆夷不候回文。直擊礮臺師船。尚在彼此相持。無分勝負。係據水師提臣關天培函報馳奏。旋又接准該提臣函稱該夷即於本月十五日。復駛來大小兵船二十餘隻。分攻沙角大角兩礮臺。礮火較前倍增。直至申時方息。隨查得大角礮臺前面灰沙礮牆。已被打倒數段。山後圍牆。亦被打坍數處。又打斷礮耳六位。火藥局被礮打穿。火藥轟發。藥局被燒。並延

燒兵房十四間。打倒兵房三間。該夷又另撥夷兵漢奸約數百名。由大角山後緣山而上。從牆缺處。打進礮臺。經陸路官兵。打死夷人漢奸十數名。無如衆寡不敵。守臺千總黎志安身受多傷。因恐礮位被其搬去。當督臺兵將好礮十四位。推落海内。負傷打出。衆夷亦均回船。僅存破爛空臺。此大角礮臺之大畧也。又沙角礮臺於被攻之際。該夷另撥黑夷一千餘名。漢奸數百名。由穿鼻灣登岸。兵船則攻打臺面。黑夷即抄山後攻奪。陸路營盤被飛礮落火。延燒各兵草棚。接仗一時之久。我兵兩面受敵。遂致不支。副將陳連陞守臺千總張清齡。俱已陣亡。守備程步韓受傷

亦重。兵丁死傷過半。礮臺遂爲夷目義律所奪。此沙角礮臺之大略也。又守口師船十隻。先經該夷開放火輪船四隻。於是日巳刻進攻。巳被我師擊退。互有受傷。該火輪船復糾約大小三板船數十隻。續來攻擊。其三板船中。全用鳥鎗火箭火礶等械。其火輪船。均用空心飛礮。鐵彈打落船中。即行炸裂。裂子內藏有火藥。炸散焚燒。致我官弁兵丁有被鎗礮擊斃者。有被火燒死燒傷者。船隻亦有被燒燬者。又前雇拖船十二隻。現被搶去二隻。其餘尚未查明。此師船拖船之大概情形也。據該提督臣聲請奏參從重治罪。又請將該夷前次來文。仍從權再行照覆。藉作緩兵之

計。庶可量為布置等語。芽伏查此間水師。兵械技藝。廢弛已久。該夷現在所用飛礮。子內藏放火藥。所至炸裂焚燒。不獨為我軍所無。亦該夷兵械中向所未見。經此次猖獗之後。我師勢必益形氣餒。為今之計。總須先行設法。止住夷兵。俾得再行籌辦。而該夷前日來文內。本有戰後再商之說。芽正以該夷如果續有所請。其來文接收與否。頗覺兩難。若如該提督所稱。將前日夷書。仍行從權照覆。而今此情形。已與前日不同。該夷既不候照覆。此間更不值覆伊前日之文。惟思該夷前日投具夷書後。總應聽候回文。何必輒先滋擾。不若藉此作為詰問之詞。令其將是何意

見。再行登覆。庶此後該夷續有來文。係其稟覆文書。既於
國體無傷。或仍得設法羈縻。奴才甫經備文飭發去後。續准提
督臣函稱。十六日辰刻。該夷將擄去營兵何以魁。放回。交
其帶致該提督夷書一件。經提督臣答覆後。該夷隨又遞
一書。列明請求各款。聲稱聽候於三日內照覆否等情。奴才
隨代提督臣擬具覆夷文稿。寄交繕發。告以奴才業經行文
詰詢。俟該夷登覆再辦。現尚未據回報。至提督臣關天培
身膺水師統轄。督率無方。據請奏參從重治罪。相應據情
具奏。聽候
諭旨。奴才欽奉

簡派。來此查辦夷務。雖正在籌辦之際。該夷不候回文。輒先肆擾。

大角沙角兩礮臺。亦本係孤懸海外。然不能駕馭帖服。致

令占奪礮臺。戕傷兵弁。實深惶懼。相應請

旨將琦善交部議處。

硃批。逆夷實堪髮指。

諭內閣。琦善奏英夷攻占礮臺情形一摺。逆夷到粵以後日肆猖獗。疊經朕嚴諭該省慎密周防。相機勦辦。該文武大員宜如何妥為布置。本日據琦善馳奏該處沙角礮臺竟為逆夷占奪。大角礮臺亦被攻破。並有戕傷將弁搶奪師船之事。可見該署督等於堵禦各事宜。全未豫行籌備。琦善著交部嚴加議處。仍督

弁調到各官兵。奮勇堵剿。迅奏膚功。關天培身任提督。統轄水師。平時既督率無方。臨時又倉皇失措。著先行革去頂帶。仍令戴罪立功。以觀後效。所有傷亡將弁兵丁。著該署督確切查明具奏。

又

諭。我朝撫馭外夷。全以恩義。各國果能恭順。無不曲加優禮。以期共樂昇平。前因西夷鴉片煙流毒日甚。特頒禁令。力挽澆風。惟𡀔咭唎恃其驕悍。不肯具結。是以降旨絕其貿易。乃並不知愧悔。日肆鴟張。突於上年六月間。乘駕夷船數十隻。直犯定海。占據城池。復於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直隸。奉天。各省洋面。任意往

來。多方滋擾。該逆夷桀驁不馴。至於此極。原不難整我師旅悉數殲除。因念該夷投遞書函。自鳴冤抑。不可不為之查究。以示大公。特命大學士琦善馳赴廣東。據實查辦。儻該夷稍有天良。自應全數赴粵。靜候辦理。乃一半起碇南行。一半仍留定海。是其狡黠情形。已堪髮指。近聞數月以來。姦淫婦女。擄掠資財。建築礮臺。開挖河道。且令偽官出示。諭民納糧。百姓何辜。罹茲荼毒。興言及此。寢饋難安。迨琦善抵粵後。明白開導。仍敢要求無厭。既思索償煙價。又復請給馬頭。朕早料其反覆無常。斷非信義之所能喻。特於年前簡調四川。貴州。湖南。江西各路精兵。前赴廣東。又調湖北。湖南。安徽。各路精兵。前赴浙江。豫備攻勦。茲

據琦善馳奏。該逆夷於上年十二月十五日。糾約漢奸。乘坐多船。直逼虎門洋面。開礮轟擊。傷我官兵。並將大角礮臺攻破。沙角礮臺占據。是其逆天悖理。性等犬羊。實覆載所難容。亦神人所共憤。惟有痛加勦洗聚而殲旃。方足以彰天討而慰民望。現在所調各省勁兵。計可趕到。著伊里布剋日進兵。收復定海。以蘇吾民之困。並著琦善激勵士卒。奮勇直前。務使逆夷授首。檻逆京師。盡法懲治。其該夷之醜類。從逆之漢奸。尤當設法捦拏。盡殺乃止。至沿海各省洋面。疊經降旨。嚴密防範。著各將軍督撫等加意巡查。來則攻擊。並曉諭官民人等。人思敵愾。志切同仇。迅奏膚功。共膺上賞。朕實有厚望焉。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馳奏逆夷攻占礮臺一摺。前因逆夷日肆猖獗。疊經降旨。妥為準備。相機勦辦。原料其垂涎廣東。已非一日。該大臣身膺重寄。既知該夷情形桀驁。又見該省營務廢弛。自應先事預防。以期有備無患。茲據奏報逆夷占奪沙角礮臺。並攻破大角礮臺等情。該夷甫於上年十二月十五日。肆逆開礮。兩礮臺均被攻破。可見該省全未準備。實堪痛恨。已明降諭旨。將琦善關天培分別摘頂嚴議矣。現在逆形顯著。惟有痛加勦洗。以示國威。尚有何情理可喻。已飛飭四川。湖南貴州各省官兵。迅即赴粵。並飭江西將前所調南贛鎮兵二千名。馳赴援應矣。廣東本省官兵。悉歸該署督統轄。現在情形緊急。著

先行分布要隘。扼段拒守。毋許再有疏虞。所調各兵。計正月內可以陸續到粵。著即督率將弁。奮力勦除。以圖補救。至廣東礮臺。前據鄧廷楨等安設排鍊。阻截夷船。此次攻破之大角沙角礮臺。是否即係其處。著琦善一併查明。據實具奏。

又

諭。前因㗎夷情形桀驁。必須痛勦。已有旨。令裕謙。錢寶琛。於江西南贛鎮。挑選精兵二千名。聽候調遣。本日據琦善馳奏。該逆夷占奪沙角礮臺。並將大角礮臺攻破等語。著裕謙。錢寶琛。即將前選精兵二千名。派委曾經出師之鎮將備弁統領。迅速啟程。前赴廣東聽候差遣。並嚴飭帶兵之員。沿途妥為約束。毋許滋

檖。

又

諭。前因𠹌夷日肆猖獗。降旨令裕泰等將所派湖南兵一千名。令祥福帶領。四川兵二千名。令張青雲帶領。貴州兵一千名。令段永福帶領。分起赴粵。本日據琦善馳奏該夷攻破大角礮臺。並將沙角礮臺占奪。夷情猖獗益甚。必須厚集兵力。速加勦滅。所有前派各兵。著湖南。四川。貴州各督撫。即飭令所派帶領之員。迅速啟程。前往廣東。聽候調用。無稍遲誤。

甲午。

欽差大臣大學士署兩廣總督琦善奏。竊芽於本月十八日。將𠹌

夷攻占大角沙角兩礮臺。戕殺官兵等情。恭摺馳奏後。隨

連日詳查該夷進兵情形。向共知其僅專於水戰。今詎料

其併設有陸兵。計該夷水戰之具。船隻則大小悉備。火器

則遠近兼施。更有所謂飛礮者。于內藏放火藥。所至炸裂

焚燒。又有礮內畫層鐵片。繫於桅頂。高出礮臺之上。能使

射入臺中。一經散放。約及數十丈廣遠。而臺內臺外。同時

被焚。他如火鎗火箭火罐火毬之類。亦皆遠且準。而為我

師之所不及。且兵船非貨船之比。喫水本淺。其小兵船火

輪船。更不過數尺之水。即足以資浮送。行捷如飛。路徑循

熟。隨處竄越。前督臣林則徐曾備有灌注桐油之草船。以

備火攻。乃前日交仗之時。經守備盧大鉞開放火船。迎頭焚燒。夷船未被燒燬。火船已成灰燼。盧大鉞亦經受傷。查該夷進攻之始。止用中小兵船數隻。排列多礮。魚貫而入。聯環施放。力量極猛。擊中石牆。即致碎裂飛散。我軍勢不得不竭力回擊。而該夷無論受傷與否。一面暫先卻退。一面易船復進。旋擊旋退。旋去旋來。循環數次。其船可易。而礮臺不能易。其礮位則各船皆有。而我軍止有臺內安設之礮。不但無可更換。亦斷不及更換。且從前所鑄之礮。甚不精良。現就有斷折者觀之。其鐵質內土且未淨。遑問其他。故連放數次後。礮已發熱。而該夷待我軍兵力疲乏。礮

將炸裂之時。其大號兵船。蜂擁前進。逞志欲爲。此其水戰之情形也。至其陸戰之兵。技藝原不甚趫捷。而器械則甚屬淫巧。前日接仗之始。本已被我陸路兵丁將其擊退。詎意該夷糾約復來。前以漢奸導引。後則載有四輪小車。上駕銅礮。前挽後推。祇須漢奸及挽車之人少一旁閃。其後即將礮位點放。查此間水師則廢弛已久。且兵丁亦本由沿海召募。其中並難保無素與該夷通氣之人。而陸路則尚知奮勉。是日副將陳連陞管帶各兵。亦頗竭力。雖刀矛槍箭。不敵該夷之銛利。而未嘗無可用之人。無如自虎門以至省城一帶。所在皆屬水道。本非陸戰之所。並無空闊

地面。可以安營立柵。該夷亦自知陸路兵丁。不如水師之良。是以向不登岸。前日我軍設備之處。本止山麓一線之地。原不過患其由後乘虛。是以就此撥防。而該夷亦適如所料。自此而來。其意亦止圖幫奪礮臺。詎料我軍以人禦礮。勢必不敵。將備相率陣亡。而該夷遂得緣梯而上。越入礮臺。此是日陸戰之情形也。至漢奸人面獸心。平日本與居民無異。而臨陣則倣造號衣。又與營兵無別。往往溷入軍中。真僞莫辨。又向傳廣東沿海鄉民。有所謂水鬼者。技能伏處水中。足以制夷。今不特訪無其人。又准水師提督臣函稱。十八日丑刻。前設之第一道排鍊。被該夷於水底

暗算。忽然淌去。隨潮外流。經看守弁兵駕船追擄。致被夷兵擄去面詢。旋據義律聲稱。此係守排弁兵。留之無益。且俟其打平礮臺。即赴省城再與𫎇商議。隨將排鍊留住。兵丁放回。現在各臺人心恍惚。無法可施。囑𫎇善保省城。無以該提臣為念各等情。函致前來。似此情形。該夷生長海濱。伏水之技。更其所長。而為粵人之所不及。當此夷情猖獗之時。其前致提臣文內。已妄言三日為期。今又據聲稱打平礮臺。再赴省城商議等語。且自十五日以後。夷船攜帶火器。隨處游弈。致我軍接濟兵糧。亦須加意防維。是其包藏禍心。顯而易見。𫎇亦初不料該夷之兇悍。與我軍水

師之廢弛。至於此極。伏查外海水師。現已各處分防內河水師。亦逐一撥守。已無可增調之兵。且礮臺人已充滿。即使有兵。亦復無可安插。故實有戰守兩難之勢。在督受

恩深重。斷不敢稍有顧惜。而特患於

國事無補。現今夷兵環聚沙角迤西。切近虎門。向之出入必由口門者。係指其喫水深重之貨船而言。今則該夷兵船。大小兼備。隨處繞越可通。設被其侵占虎門。直達省會。其勢不堪設想。彼時則更形棘手。查該夷前此所指望者。欲圖得外洋寄居之地。如或不能。則請另開港口二處。往來貿易。督原恐其築臺設礮。聚夥屯兵。貽患將來。是以不敢

茍圖目前之易於結事。遂詳駁其乞地寄居之說。僅先准其奏懇另給貿易馬頭一處。既以杜其得步進步之心。而亦自期其可已則已也。無如由今以觀。該夷必不肯受羈難。其患之在將來者。猶得於蕆事後趕緊整飭水師。添置器械。竭數年之心力。尚可以資備豫。而患之在目前者。緩不濟急。實屬施措無從。設或再被猖狂。更將備於何有。昨據該夷致提督文內。妄稱占據沙角。此不過要挾之詞。其意必不在沙角也。查粵東外洋。孤懸之島嶼甚多。此時即仍不准其給地寄居。其桀驁之情已露。勢必內圖進攻。外圖侵占。而此間之水師。拒守尚不能力敵。若欲其於外洋

占得之後。再圖克復。實奴才所不敢輕言。與其被該夷用強
占奪。似不若示我
皇上寬大之恩。俾知欽感。奴才遂不揣冒昧。就該夷致提臣文書。發
給回文一件。允其代為奏懇。於外洋給予寄寓一所。並以
前所云酌添一處馬頭者。原指不准寄寓而言。今既擬奏
請給地寄寓。自不應另開港口。同其餘各款。一併分別准
駁。仍派通曉夷語之八品銜鮑鵬持文去後。茲據取到回
文。該夷別無他語。惟於廣州一處。仍冀即行開港。奴才緣恐
上殷
宸廑。謹將現在情形。先行馳奏。仍於發摺後。再將必須俟奏奉

諭旨。方可開港之處。備文照覆該夷。至琦現辦緣由。勢處於萬不得已。其祇可暫先羈縻。未能遽事攻剿之故。自撫臣而下。凡司道大員。無不耳聞目擊。眾口同聲。然琦辦理此事。雖不敢存遷就之心。究不免有冒妄之跡。如或賴
聖主鴻福。幸得就此蕆事。即請
旨將琦從重治罪。斯庸臣不足惜。而眾庶共保生全矣。
琦善又奏。再琦正在繕摺間。續訪得嘆夷欲於攻擊虎門後。即將各船駛至向來通商之黃埔。擅自貿易等情。琦伏查此間水師。本多沿海之人。難保無與夷通氣。且自十五日接仗後。益形渙散。昨提督臣來函所稱各臺人心恍惚。

囑奕善保省城。無以該提臣為念。意在言外。其情形已可想見。隨復與撫臣及司道大員詳細熟籌。僉謂此時漢奸充斥。若被夷船駛至黃埔。必有人與之交易。而其時人多勢衆。不特禁之無可禁。且該處相距省垣。止數十里。該夷必益肆橫行。而附城皆居民房屋。現在城上雖設有礮位。而開放則徒轟居民。未能傷及逆夷。設欲先將民房拆毀。則衆生棲止無方。又恐先滋變亂。實有萬難拒守之勢。查定海一邑偏隅。被其據守。半年未能克復。況此間地居省會。城郭倉庫。尤關鄭重。若有不測。轉致有傷大體。而辦理亦更形棘手。自不若籲懇

恩施。示以

皇仁浩蕩。有加無已各等語。奴才伏思一身之獲咎猶小。而

國計民生。同關休戚者甚大且遠。奴才俟發摺後。即將所請廣

州即行開港一節。再行照覆。向其竭力論說。使該夷尚有

一點人心。漸知甦醒。固奴才萬分之幸。儻仍執迷不悟。再事

狡逞。奴才祇得不避重罪。從權辦理。

諭內閣。奕山著授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著作為參贊大臣。均頒

給關防。馳驛前赴廣東。勦捦逆夷。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奏夷占奪礮臺。難於拒守一摺。又

另片奏籲懇恩施等語。覽奏。十分憤懣。該大臣自囙省垣倉庫

重地。復因居民繁多。恐有激變。故為此權宜之計。佯允所請。暫示羈縻。現已降旨授奕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赴粵協同勦辦。又添派湖北。四川。貴州。三省兵丁各一千名。迅赴廣東接應。一俟將備到齊。不難整頓戎行。亟籌攻勦。將軍阿精阿。近駐省城。提督郭繼昌。統轄陸路官兵。俱有守禦之責。著該大臣等。趕緊團練兵勇。獎勸士卒。並儲備軍需糧餉。鎗礮火藥。俟奕山等到後。和衷共濟。協力進勦。克復海隅。以伸天討而建殊勳。萬不可稍有畏葸。致失機宜。

又

諭。本日已明降諭旨。授奕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

馳赴廣東。辦理夷務。並於前調官兵之外。添派湖北。四川。貴州兵。各一千名。迅赴廣東。聽候調遣矣。現在㖸夷情形。甚屬猖獗。楊芳接奉此旨後。著迅即馳驛前往。會同琦善。相度機宜。和衷勦辦。至湖南官兵。前曾降旨調撥一千名。前往廣東。此時計已啟程。現在如應添調若干名。著楊芳酌量派撥。並著遴選得力將弁管帶。隨後前往廣東。以資攻勦。計楊芳到粵。在奕山隆文之前。如有可乘之機。即迅速進勦。總當一鼓作氣。不必候奕山等到粵。始行攻擊。儻稍存觀望。坐失事機。恐該參贊不能當此重咎也。

又

諭。前因勦辦唉夷。有旨諭令該督等挑選精兵。豫備調遣。此時定

已陸續啟程。茲據琦善奏逆夷攻占礮臺。實堪髮指。已特授奕

山為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為參贊大臣。前往廣東勦辦。著裕泰

於湖北省再派兵一千名。寶興於四川省再派兵一千名。桂良等

於貴州省再派兵一千名。令曾經出師之將弁。迅速管帶前赴

廣東。聽候差遣。並嚴飭帶兵之員。沿途毋許滋擾。

署兩江總督裕謙奏。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本日據琦善奏夷情益形桀驁。不可理諭。著再申諭該將軍

督撫等。遴選將弁。整理礮械。務當先事預備。勿致臨渴掘井。如

該夷再來投遞稟詞。一概拒絕。不准接收。或夷船駛近口岸。即

行開放鎗礮痛加攻勦等因欽此臣查江蘇沿海地方臣前已將各屬撈獲礮位擇要安設茲又在江甯省城查出三千斤大礮五位自二千五百斤至一千餘斤礮十七位自九百斤至六百斤礮一百七十六位分解崇明寶山及沿海各州縣分別添設其前請製造擡礮已據具報開工現飭多集匠役如法趕辦不准稍有偷減草率一俟造有成數即先分撥沿海地方以資捍衛其前飭預備各營兵丁亦擬先派兼署淮安營參將事漕標右營遊擊王永祥署河標右營遊擊黃永清管帶漕河兩標兵各三百名前赴海口聽候調遣臣因接准浙江

欽差大臣伊里布來文。知該省業已密備進兵。即徑赴上海寶山。妥為布置。儻有夷船駛近口岸。不論其是否投遞稟詞。即當欽遵
訓諭。會同提臣陳化成督令防守官兵。地方文武。協力同心。開礮轟擊。殲厥醜類。仍多備火攻小船。擊搶其杉板小船。杜其登岸。搶掠接濟。務欲計出萬全。用我所長。擊彼之短。斷不敢稍涉鹵莽。致負
委任。

硃批。所辦俱妥。相機勉力為之。

乙未。

諭軍機大臣等。昨經降旨。調湖北。四川。貴州兵。各一千名。前赴廣東聽候差遣。該督撫等接奉後。諒已挑選派員管帶前往。現在粵東征勦逆夷。恐尚不敷調遣。著寶興於四川省再派兵一千名。裕泰等於湖北。湖南。兩省。各派兵五百名。桂良等於雲南貴州。兩省各派兵五百名。仍令曾經出師得力將弁管帶。迅速前赴廣東。聽候奕山。隆文。楊芳差遣。並嚴飭帶兵之員。沿途毋許滋擾。

丙申。江南道監察御史黎光曙奏。竊聞攻海寇者。以禦礮為先。禦礮以沙墩土壘為要。去年福建之厦門。浙江之乍浦。用之業有成效。沙墩之法。用麻布口袋盛沙。一兵負一

袋。千兵則負千袋。頃刻可堆成大墩。兩墩對立。中置礮位。又橫安一墩。為品字形。以防彼礮之衝擊。兵勇躲在墩後。萬無一失。臣聞夷船攏近廈門時。施放大礮。其礮子洞入沙墩二尺有奇。至乍浦放礮。其礮子洞入沙墩一尺有奇。而墩俱巍然無恙。俟彼礮放過。我即可以乘隙攻彼也。土壘之法。掘土上堆。則下自然成濠。兵勇藏身濠中。其布置亦略如沙墩。務須令土常溼。則礮子遇之而陷。是二法者。皆以柔克剛之義。簡易可行。而兵勇膽氣由此而長。若專恃礮臺。而我無禦礮之法。儻彼攻破礮臺。兵眾立潰。彼將乘勢直入矣。逆夷之直逼廣東虎門者。未必不因乎此。去

年夷船駛入天津。窺我虛實。竊恐東南風發。彼將復至。不可不趕緊預備。若更堵禦少疏。其鴟張復何所底止。臣查天津縣屬之大沽河口。寗河縣屬之北塘口。大船乘潮可至。兩處為最要口岸。宜剋期備禦。至灤州。樂亭。昌黎。撫寗臨榆豐潤等州縣。所屬之各海口。亦宜布置周密。以備不虞。臣聞署直隸督臣訥爾經額有添建礮臺修築土壩之請。固已先事預防。顧其土壩。止以護臺。非以禦礮。禦礮無資。則人情恇怯。且礮臺不過數處。孰若於沿海之口。並置墩壘之為周備乎。合無仰懇

皇上。飭下該署督兼用沙墩土壘。趁早辦妥。以重防守而安人心。

抑臣更有請者。籌海全資礮力。而礮位必須多設。始足抵禦。臣聞廈門一隅。設礮至三百一十五尊之多。天津則視廈門為尤重。聞去年廈門攻擊夷船。絡繹施放。擊中者祇四礮。彼即退避不遑。可見倉猝之際。惟礮多則可望其命中。若少則難必其得手。頃

皇上遣員運礮赴津。仰見

聖慮周詳。而臣未知天津舊存之礮可用者究有若干。如其尚不敷用。更懇

飭運多尊。以期有盈無絀。雖聞該署督現擬添鑄礮位。而鑄成必在數月之後。誠恐緩不濟急。惟早為多備。則防堵有資。而

畿輔永固矣。

諭軍機大臣等。御史黎光曙奏速籌天津海防一摺。攻寇之法。禦礮為先。其法用麻布口袋盛沙。每兵各負一袋。堆成兩墩。橫安一墩。成品字形。兵勇躲在墩後。土壘之法。布置亦略如沙墩。務須令土常溼。礮子遇之而陷。聞上年虎門乍浦二役。用之業有成效。該夷施放大礮。礮子洞入沙墩。僅止一二尺有奇。果如所奏。是沙墩土壘。實為禦礮良法。但使堆築得宜。厚至四五尺。便可捍衛兵勇。令人膽壯。俟該夷勢窮力竭。再令我軍施放大礮。彼必披靡逃潰。著該署督督率兵勇。照式堆砌。即於試礮之時。詳加體察。如何變通得力。即如何辦理。前奏稱擬鑄銅礮二十

位。諒已興工趕辦。惟天津所屬海口。緊要之處甚多。即如灤州、樂亭、昌黎、撫甯、臨榆、豐潤等州縣。所屬之各海口。亦宜先事豫防。礮位愈多愈好。如可添置鐵礮。即迅速督匠興造。各扶隘口。布置周密。以資防禦而壯軍威。該御史摺著鈔給閱看。